

清 梁恭辰著
北東園筆錄

第六冊

進步書
局校印

亦
平
和
學
堂

PDG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三

清 福州梁恭辰撰

李鳳岡太守

吾鄉李鳳岡太守威文章政事中外交推聞其作刑部司員時隨某大僚出京審案夜宿旅店見一婦人出而薦寢李知其人因愛其美遂共枕席及羞回又宿此店此婦復出正欲解衣就寢忽李之太夫人持杖而至向婦痛打曰妖狐何敢魅吾兒婦乃遁去李不覺痛哭太夫人旋亦不見蓋太夫人已歿多年矣李雖精神堅固此番若再為所惑即不免有性命之憂故太夫人遠來相救也 按先生素工八法真草隸篆並絕精乾隆戊戌由內閣中書會試中式 廷試卷已將入鼎甲之選及引見並不獲入詞館選後由刑部郎出守廣州為將礪堂督部所器重力薦於 朝而先生已引疾去挽留之不獲京居十餘年復灑然返里為龍溪山長終其身道光庚寅應重宴鹿鳴以距省遼遠不赴壽將九十矣家大人與先生同官京師以後進結忘年之契嘗以所聞前事質之先生先生泫然曰事誠有之然余緣此始知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祖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誠我生得力之處敢或忘請益吾

閩鄉前輩之揚歷中外品學兼優進退自如而身名俱泰者當於先生首一指矣

尊龍行雨

熊鉛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貴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
畦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正坐者為金旁
坐者二人不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寃之聲俄擁一龍至階前訴曰尊龍行雨漂
沒居民無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
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
斬命即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寃者羣譽金金推案起遂寤後同僚以此夢徵論金
金但笑而不承也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俄有一金龍翼其後稍浪
頓平頃刻達彼岸矣

顧宦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之遠族也曾官河南高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
人謀其產証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
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寃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匕

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即寡婦之舊宅也其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是日天已暮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即以報君可矣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入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顧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錄此案願末一紙粘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推先生亦曾為家大人述之

沈曲園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為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

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有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一偽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朱景軾。黃緣賄囑。具控於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戒飭。以夏楚辱之。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之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勤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朱景軾。遂署州篆。而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暮。又為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嗽咳。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徧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為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廳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打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唇皆直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軾為買棺殮。寄於西門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黃君美

吳門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無惡不為，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叢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闈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

又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為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而返。後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眾怪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具，即土豪也。遂鳴官緝捕，訊得其實，即立斬。並門客亦伏法，無不快之。此皆乾隆年間事。

左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偕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為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膏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將立券。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不知其肌膚何如有。

暗病瑕疵否。必看明方可成交也。左亦以為然。高於媒女泣曰。吾為父故死。且不顧何惜為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牕偷視。見腰下有黑疵一片。友謂左曰。此未為全璧也。其事頓寢。女大哭曰。吾為父罪。至於自賣。而羞辱至此。尚得為人乎。遂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死。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屬。但有微瑕。立棄之。如土。其嘗造一圓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亭榭。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看饌。稍有不潔。即終日不食。以此破其家。今丹徒人無不能述之者。

陳生

吳中有陳生者。居墨門。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即去。第囑家人毋哭。毋移尸。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嚙語耳。至次日。將晡。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間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駭甚。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一時許。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三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廳。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

奸並誑其財物婦憤鬱死訴之冥司剖其籍轉生為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洩其事於舉人及期諸丐譁然至舉人家已有備咸就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即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令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訪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執生對婦力辨是和非強且係婦先來奔而婦執以為誘奸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人大胎生免作丐而不許為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嚙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賄其母又力為支柱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游庠耳推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潘生

周竹菴觀察續語余曰前數年有幕中客吳縣茂才潘某者為余司書記寫作並工

又素精舉子業，雖以筆耕餬口，其於甲乙科似可操券得之。後別去數年，偶相遇於他處，則形容枯槁，志氣衰頹，大不如從前之英發。聞其新得心疾，每發時則垂頭喪氣如醉如癡。凡遇有壁上字畫軸聯等，輒以火焚之。因此家人防之甚嚴，而潘生不自知也。自後凡遇大小考試，皆不能竣事而出。殆將困頓終其身矣。余甚以為怪。後從伊所親處，悉其致病之由。緣潘生於前歲就某館賓主，甚相得。某主人之子浪游無度，勢將敗其家聲，某恨之甚。語潘生曰：人皆有死，若此子能早死，豈非我家門之福。潘生漫應曰：君欲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欲子死，却又何難。主人心驟動，即於是夜將其子灌醉，勒斃。次早潘生知之，頗悔失言。從此頓失故常，口喃喃若有所見。其為某令之子，為屬無疑矣。余聞而慨然曰：為人父而欲死其子，此人倫之大變。然初猶隱忍未發，既述之於所知，則即應力求勸解，以冀挽回。亦何至反以片語激成其事。古人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宜潘生之以病廢也。

丁生

天津有丁生者，家貧讀書，聘妻未娶。岳家甚富，見婿貧，有悔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盛饌相待。丁素豪飲，見酒不辭，不覺至醉。岳某語之曰：吾女有殘疾，不足以奉箕帚。

願以千金為篝火之資子成名後可另娶佳人請即寫離婚書丁素性傲且醉慨然曰賣妻吾所不為千金何足以動吾心人何患無妻子爾既不願請即作離婚書岳某大喜遂呈紙筆丁乘醉一揮而出道遇同窗某邀至家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為不平丁夷然置之某家素豐因令媒妁往議婚其岳某以為門戶相當即允之某定期迎娶前數日告丁曰爾之棄妻吾已娶之吾與爾交最密何可不我賀丁素曠達且曰吾已離婚即同陌路何害迨合卺之期丁往賀某邀丁視新婦顏色甚麗丁頗心動然已無如何乃入席痛飲某復與諸客殷勤相勸遂至沉醉昏睡不知人事某命人送丁卧新床反鎖其門丁至五更始醒見已卧洞房新婦凝粧坐待大驚急開門門已鎖大聲疾呼某聞鎖而入謂丁曰爾已與新婦成婚可攜歸矣丁力矢天日某曰此吾意也爾岳如有言吾當與之構訟時新婦亦知係故夫遂偕丁同歸某倩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慚不敢有他說後丁與某同舉孝廉全人婚姻其功甚大此舉尤有豪傑舉動天之報善人也宜矣惜未傳其姓名

義犬

過竹溪訓導 夢到 言常游幕蜀中間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歿無子嫂有遺

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囑收生嫗產時如女也則任之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小兒落地不哭嫗謬言已死婦不察遂瘞後園中彌月後婦將詣母家忽一牝犬銜其裾不放驅之不去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銜一小兒出仍活婦疑卽己兒急令人往視瘞兒屍處已挖成洞婦知犬所為攜兒歸夫弟控於官謂嫂抱他人子為子官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犬展轉卧於旁兒卽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情命婦攜兒歸使鼓樂送犬返書一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於法此道光五年事惜不記姓是兒蓋已二十二歲矣

前生城隍

陳漢題國柱杭人白手成家其子寶齋於二十五六歲時患病兩月餘終日卧床不醒時作嚙語愈後自言前生為某縣城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業係君任內事須往會鞫不覺隨之俱往案乃一孀婦生有一子家係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謀其產詭稱婦不貞例應斷離婦控於縣邑宰拘其夫弟同訊業無指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宰納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為極力諫阻宰大怒詈責妻遂自經死宰受賄後將婦斷離婦憤懣而卒其子卽為其叔害死其產婦夫弟瓜分婦歿後控於冥

因宰陽壽未終。案未結。今案犯俱已歸冥。奉帝命會鞠宰與婦之夫。弟二人俱論斬。婦轉生為孝廉官邑宰宰之妻。為其正室婦之子。仍為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寶齋年近三十。恂恂如處子。現尚讀書。此足以做世之貪酷不仁者。

王將軍馬

王將軍忘其名。曾任西安將軍。有戰馬死。葬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將軍葬馬處。相傳將軍昔隸羽林。值休沐日。遊肆中。見有牽牝馬過者。馬一見長鳴。行過數步。偶回顧。馬復長鳴。將軍心動。詢之牽馬者。則云買以就屠。馬白色。患下鼻。問其價。云八十貨。肉與皮可得十千。問願賣否。云得利。即售將軍。以十二千買之。廐中無閑楸。因有塋地在西山。隨交看塋人牽去。放青馬方有孕。以胎火患下鼻。就水草旋愈。生一駒。黑色。有力。時用兵金川。將軍帶兵往。選善馬數匹。以此駒多力。令負器具。以行至彼。月餘。數善馬相繼病死。木果木之變。將軍乘之以戰。勇健異常。人近之輒蹄蹴。賊不能拒。將軍首先血戰。冒矢石。潰圍出。功成後。鎮守西安。以馬久勤勞。不施羈勒。為搭松棚一間。馬日則出城。入終南山。自擇水草。夜則必返。自何門出。仍自何門入。西安城

日入下鍵往往掩關待之馬能飲酒斗餘以熟肉下之隔數日必入內衙視將軍或嗅其足將軍輒撫摩之飲食始出一日忽晚歸汗淋漓遍身將軍疑人乘騎次日遣弁密隨以往至一峯下則有虎在馬見馬至便與鬪及昏乃散峯側有古刹弁詢諸僧言鬪數日矣還報將軍虞馬或被傷選健卒往捕虎令前弁導以往徧尋不得其處因令施鎗炮轟擊後馬仍日出城歸亦不再汗年餘斃將軍泣而葬之

變牛還債

黎思之縣尉言蜀南部縣近城四十里有小村村內李某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心忠厚耕種為業僅可餬口道光六七年歲歉向本村富人陳良棟借錢一百貫不數年李姓父子因勤儉持家家業漸豐李翁忽得病彌留時喚二子至床前告曰前借陳姓之錢可算清本利還之此人為富不仁務於借約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以錢往還陳姓收錢後捏稱借約無從尋覓李翁復令二子向索陳終不給不數月李亡二子愈勤儉家道益饒陳頓昧天良執約向李姓復行索債李姓二子悲言前還錢狀陳指約為憑堅稱未還否則必鳴於官李畏累令陳翁對天起誓陳跪階前誓云重收爾債來生當變牛馬償還李遂復以錢還之將約取回年餘陳暴病將終

告妻子曰。我往李家還債去矣。言罷而逝。陳終時。李姓家牛忽生一犢。額上似有字。初尚模糊。年餘字跡朗然。係陳良棟三字。陳妻子夢陳哀求。與伊贖身。尚不深信。及聞李姓家牛額有字。母子同往視。果然牛跪而求之。狀如人。陳妻子乃大悲。願將李姓重還之錢付李贖牛。李不許。後復再三懇求。以千金相贖。李仍不允。陳妻子訴於官。縣令喚陳李二姓到堂。斷銀一千二百兩。將牛贖還陳姓。李不遵。斷令再三勸諭。李終不從。令亦無可如何。道光十一年。道經此村。聞其事。以為異。往視。則牛額之字顯然。果報之說。信不誣矣。然李姓兄弟之不遵。斷聽贖也。似亦太過哉。

戲言冥報

程仲蘇言。嘉慶年間。河南某縣有一余姓。與張姓素好。同學讀書。俱係茂才。端午各解館歸家。張姓寫一信寄余姓。戲言其婦不貞。余姓閱之大怒。瘋病陡發。余有二子一女。忽持刀先殺其妻。又將子女一併殺死。余亦自縊。逾年張姓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用刀自剖其腹。逾時身死。夫朋友戲謔。原非所宜。况無端污穢閨門。即使余姓不自殺其妻子。冥報亦所不免。况一言連斃數命乎。

游戲示警

杭州有翁某業染坊家素封西湖每逢二三月嚴衢一帶婦女俱來進香是日翁結伴在花神廟閒步忽見一婦貌頗端麗隨數婢入廟游玩或戲謂翁曰汝能使婦一笑當治酒相款翁曰何難遂滿頭插花朶故作傾跌狀婦顧而微笑衆皆撫掌後隔數年翁忽大病病中自言婦自回家後婢告家主言主母輕狂顧男子而笑蓋此婢素為主人所養主人入婢讒言向婦詬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經死死後控於閻羅婢先死後又控戴花相戲之人閻羅命鬼卒攝翁去翁與婦對質實係無心閻羅言爾既愛跌即使汝一跌釋令歸翁自病愈後不數年家頓落翁潦倒以終一跌之言驗矣噫翁以偶然遊戲致令冥冥中冤業糾纏連喪數命雖出無心其咎大矣欲逃陰逮得子于蓮亭曰翁之子與予素相識翁夙稱明幹何以素封之家忽為窶人後聞翁病中自述乃知陰受冥譴翁歿後其子三十餘歲始得赦一并余作京官時翁之子忽來京形容憔悴落拓無歸適予奉先大人諱歸里後不知所終嗚呼貽謀不臧殃及子孫可懼哉可懼哉

盜妹

李春潭觀蔡言蘇州有某甲在杭州作賈美丰姿年十八九遵父母命回蘇完娶路

過太湖。覓船以進。船戶兄弟二人，乃大盜也。盜有一妹，年十七八，色美而能武。某登舟後，見女少艾，心動，頰目之。女亦目注不已。少刻，船戶三人赴岸拉繯舟中。惟女與某四目相視。女忽問曰：子何以視我？某婉答之語，帶調笑。女曰：子今夜恐不妙。某尚不覺。女以手去板，出白刃示之。刃光閃爍，可畏。某始投地求救。女因問曰：爾曾娶妻否？某告以未娶，並言奉親命回蘇完婚。女乃不言。少刻，船戶回船，少憩。又登岸，某又哭泣求救。女情動，乃問曰：爾箱中有多金否？某白以無。女為設計，可佯病呼痛，付匙與二船戶開箱覓藥，冀可免禍。造船戶回舟，某如其言。船戶果開箱細視，以無藥告某。自言悞記。二人又登岸，另坐小舟。女告某曰：子雖無銀衣服，甚華好，恐終不免。因授以刀，使伏暗中。俟其鑽首而進，即手刃之。時已昏暮，某手顫，渾身戰粟。女乃進，持刀少頃，其長兄果鑽首進。女即手刃之。其次兄見無聲息，疑客有備，不敢入。趨至船頭，女躍上蓬，持刀刺之。次兄亦死。某欲逃，女含涕告曰：事已如此，子將何往？吾當與爾同首。官因手持一包袱，內皆伊兄所殺之人髮辮也。到官後，歷言其兄平日兇暴殺人狀。今日之事實，出不得已。因泣涕請死。官既見髮辮，累又檢查舊案，二船戶實係江湖大盜。女子雖有殺兄之罪，然大盜因此而殄功，不可沒。憫其齒，釋無歸。

命某妻之以報其活命之恩某自言有室且見其手刃二兄心懷惴惴官乃誥諭再四並給以執照令攜之歸某之岳聞某已有妻遂另婚女乃隨某至家成夫婦女事翁姑孝德性柔順伉儷亦相得稱賢婦此女見某年少彼此自成其連刃二兄固不得謂之大義滅親然其兄劫人貨財殺人如草菅為王法所必誅則其妹之以白刃相加或衆怨鬼附於其身亦未可知迨女已嫁之後全無暴戾之氣克全婦道以終其身是亦有足取者故記之

蔣榮祿華表

吳門蔣榮祿公瑩道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朝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殞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於湯文正公沒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於人世也

逆婦變猪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置毒藥於餅中而自住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初不肯與乞人袖中出一綠綾衫與之換去及婦歸家姑喜以衫示婦婦又奪之初著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